



夜行记

曲艺集

.07

群众出版社

封面设计 郑 艺
题图设计 孔凡骥、郑 艺

夜 行 记

郎德祥 郑 艺 张秉耀 等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72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贵州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90 定价：0.75 元

印数：00001—10000 册

目 录

相声：

1. 夜行记 集体创作 郎德洋执笔…………… (1)
2. 惊险的球赛 原作：许多 改编：郎德洋…… (10)
3. 三合油 郎德洋…………… (20)
4. 一封来信 郎德洋…………… (36)
5. 快车迷 郑 艺…………… (45)
6. 正话反说 郑 艺…………… (50)
7. 在您身边 郎德洋…………… (56)
8. 四邻不安 郎德洋…………… (62)
9. 火神庙 郑 艺…………… (74)
10. 工地防火 张秉耀 张善增…………… (82)
11. 诸葛亮玩火 张秉耀…………… (91)
12. 烟火晚会 郎德洋…………… (104)
13. 马大哈第二 张秉耀…………… (116)
14. 卖沙发 郎德洋…………… (122)
15. 黄毛流浪记 郎德洋…………… (134)
16. 八十儿进京 郎德洋 陈涌泉 史文惠…… (147)
17. 为了您的幸福 郎德洋…………… (158)

快板 快书：

1. 车行万里 绳宝山…………… (172)

- | | | |
|---------|-----|-------|
| 2. 唱安全 | 郎德洋 | (187) |
| 3. 筒子河边 | 郎德洋 | (195) |
| 4. 愣头青 | 郎德洋 | (204) |
| 5. 接新娘 | 刘有杰 | (21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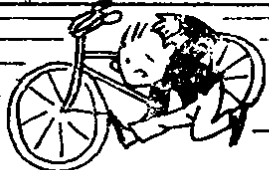
鼓词 唱词:

- | | | |
|----------|-----|-------|
| 1. 诸葛亮住院 | 郎德洋 | (218) |
| 2. 影院门前 | 王丹蕾 | (225) |
| 3. 谁负责 | 绳宝山 | (230) |
| 4. 看球儿 | 郎德洋 | (235) |
| 5. 别 | 郎德洋 | (237) |
| 6. 人老心红 | 郎德洋 | (239) |

故事:

- | | | |
|---------|-------------------|-------|
| 1. 追摩托 | 原作:寇庚如 改编:王志强 郎德洋 | |
| | | (244) |
| 2. 智勇擒敌 | 赵润兴 | (249) |

夜行记



(相 声)

集体创作 郎德洋执笔

- 甲：（自言自语）嗜！人要倒了霉，喝凉水都塞牙……
- 乙：（忙拦）同志，您别在这儿嚷嚷啊。
- 甲：不嚷嚷，堵在心里是块病，你负责任哪？
- 乙：干吗这么大火儿呀？
- 甲：就因为走道儿。
- 乙：走道儿就走道儿呗，这有什么呀？
- 甲：嗜！提起来话长啦。拿我说吧，每天吃完晚饭没事好在大街上蹓跶蹓跶，挺平的马路不叫我走，非叫我到便道上走不可，您看这不是没影儿的事吗？
- 乙：这点您可没闹清楚，马路是走车的呀！
- 甲：我就不许走马路？
- 乙：那可不行。我问您，您要跟汽车碰碰头，您说谁撞得过谁？
- 甲：废话！当然是肉脑袋撞不过铁脑袋啦。
- 乙：是呀，那您为什么非要跟汽车一块儿走呢？
- 甲：我心里有底。现在开车的哪儿能故意往人身上撞呀。

• 1 •

乙：我再问你，是你的腿快呀，还是车轱辘转得快呢？

甲：当然是车快喽。

乙：是呀，你走的慢，车走的快，你不躲车，车不能撞你，那你叫车都跟在你的屁股后头慢慢地扭呀！

甲：我走我的，车走车的。它爱慢就慢，我管不着，再说我也不打算坐车。

乙：我再问你，你吃的、使的、用的，都出在你家里吗？

甲：我们家里什么也不出。都是从产那个东西的地方来的。

乙：自己蹦来的吗？

甲：你成心跟我找别扭哇！使车运来的呗。

乙：是呀，要都象你似的，挡着不叫车走，哪辈子运得到哇！

甲：得啦得啦，这套我比你懂得多。走马路不对，我坐车横是行吧？

乙：那怎么不行啊。

甲：你说行，人家可说不行，坐车也照样别扭。

乙：怎么？

甲：有一天我上天津瞧亲戚去，赶上午九点钟的火车。出家门一看表，还差半个钟头哪。我想坐公共汽车去吧，刚到车站，就来了一辆汽车，赶紧跑到车门就上。卖票的不叫上，您说这不是不讲理吗？

乙：那一定是车上人多，上不去啦。

甲：里边人不多，空着不少地方哪。

乙：那怎么会不让您上哪？

甲：他叫我排队。

乙：您这人真是……公共汽车是为大伙服务的。

甲：我也没说是我的专车呀？

乙：甬抬杠。我问你，既然大伙儿都要坐，就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大伙都挤，不就乱了吗？您不懂这个？

甲：我不懂？你才不懂哪！我有急事，就得特殊一点，来他个先下手为强。当时浑身一使劲，往上一挤……

乙：挤上去了。

甲：掉下来了。衣裳也撕了，鞋也掉了。等我蹬上鞋再瞧，车也开了。周围的人还冲我直撇嘴。

乙：您要排队绝没这事。这是何苦！

甲：当时我想叫他们看看我的威风。叉腰一站，高声呐喊：“站住！站住！”

乙：您喊汽车呀，那哪行啊？

甲：您别看我这两嗓子声音不大，您再瞧那开车的……

乙：当时就站住啦？

甲：早开远啦。

乙：那还不开远喽！

甲：他不就那么点儿能耐吗，这也拿捏不了人，干脆——

乙：您坐三轮儿啦？

甲：我再等一趟。

乙：也就只好再等一趟了。

甲：回头一看，又有人等着啦。仗着我能说会道，当时发表一项声明。

乙：你怎么说的？

甲：我冲紧头里那位一点头说：“这位同志，您是等车吗？我也是等车的。虽然我没在这儿排着，可我是比您先来的，头趟车差点没上去，等会儿车来了，您得让我先

上。*

乙：没这个道理。

甲：我说完话，这位同志没有言语。

乙：同意啦？

甲：拿手一指，叫我上后边去。

乙：多新鲜哪。

甲：我一听，合着一点亏都不吃呀。让你先上，我站你后边还不行吗。我刚站到后边，敢情还是不行。

乙：怎么站后边还不行哪？

甲：他们说，不许“加塞儿”。

乙：噢，你站在他一个人的后边啦！您得站在紧后边去。

甲：正吵着哪，一看车来了，我想紧后边就紧后边吧，能上就行。好容易盼到下车的地方啦，我一看表哇，心里气大啦！

乙：怎么啦？

甲：我赶九点钟的火车呀，现在就差五分钟了，非误了不可。当时恨不能一步蹦到火车上去。下了车，我撒腿就跑。

乙：别跑哇。

甲：刚跑了半截儿，正好由南边来了一辆三轮，我一瞧要坏，赶紧往后一撤身，刚让过三轮去，就听后边“笛——”的一声，汽车又来啦。

乙：你就等它过去吧！

甲：我准知道他不敢撞人，抬头一看，离我不远啦。仗着我小时候练过武术，腰腿灵便，一哈腰来了个“燕子三抄水”，噌—噌—噌—总算是……

乙：过去啦。

甲：趴下啦。

乙：啊？那汽车哪？

甲：汽车嗞的一声站住啦，离我不到一尺远。

乙：瞧这个悬劲！您有什么急事，也别忘了躲车呀。您没摔着哇？

甲：鼻子也破了，牙也活啦，腿也磕了，弄得我是鼻青脸肿。开车的直眉瞪眼地跟我吵了半天。

乙：人家怎么不着急呀。哪儿有从汽车前边抢的呀。

甲：人民警察把我送到医院检查，总算没有伤筋动骨，上了点药，就没事啦。出了医院门口，我心里一阵发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乙：这倒不必难过，今后注点意就得啦。

甲：我倒不是为这个，我想现在走道、坐车全得受限制。

乙：那全怨您自己，怎么会说是受限制哪。

甲：一狠心，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没想到又有了问题啦。

乙：又有什么问题啦？

甲：我头天骑车想看场电影去，胡同口上的交警就嫌我骑得快。您说这不是成心找别扭吗？

乙：人家这是怕您出危险，对您负责任呀。

甲：我骑车为的就是快嘛！

乙：可是您骑得太快了，马路上又是车，又是过马路的人，真要前边发现障碍，想站也站不住，不是撞上别人，就许被车把您给撞了。那时候不就更耽误事了吗？

甲：可是我还没有撒开劲跑哪。

乙：您比方比方到底有多快吧。

甲：也就是比汽车稍微快点儿有限。

乙：什么？比汽车还快点，那够多悬哪！

甲：您不是嫌我骑得快吗？我有办法，我紧跟着汽车后边走，叫你看不到我。

乙：啊！

甲：正走得带劲儿哪，猛然间汽车后边那个红灯一亮，就听“咔嚓”一声，可了不得啦！

乙：汽车撞人啦。

甲：哪儿呀，我顶在汽车上啦。

乙：我还真把这个碴儿给忘了。

甲：我一瞧，车把也歪了，瓦圈也龙了，前带也放炮了，脑袋上还撞了个大疱。当时我揪住开车的不撒手，叫他赔我车。

乙：人家认可吗？

甲：开车的挺客气，态度很和蔼地跟我说……

乙：上车铺给你修车去。

甲：“谁叫你往车上撞啦！”

乙：这还客气呀？

甲：我一听，这不象话呀。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开着好好的车，你干吗站住哇？”

乙：他说什么来着？

甲：他说：“你没看见交警打手势放别的车，叫我停住吗？”

乙：是呀，司机同志应当听从交警的指挥。

甲：其实他要再加点油，就闯过去啦。

乙：人家不能学你。

甲：我说：“得了，我认倒霉。不是车坏了吗，我自己修。”当

时推到自行车铺，拿了拿龙，正了正把，补了补带，推出门来一骗腿——

乙：又骑上啦。

甲：又趴下啦！

乙：没留神，蹬空啦。

甲：哪儿呀，前叉子折了。二次上车铺焊叉子，电影也误了，一赌气干脆回家。

乙：这全怨自己，要是慢点骑，平安无事，什么也误不了。

甲：吃完晚饭，又到车铺取车，刚骑上走了不远，交警又把我拦住了。

乙：大概你又骑快了。

甲：车骑得倒不快，他叫我点灯。你说马路上挺亮的，非让我点灯不可，这不是瞎掰吗？

乙：夜间骑车可应该点灯。不点灯，不但别人看不清你，前边有什么障碍，你也看不清啊。人家说得对，你应该接受。

甲：我接受？当时我这火儿大了，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乙：啊？

甲：我说：“告诉你，我可有要紧的公事，要是耽误了，你可负完全责任！”

乙：你这是干吗呀？

甲：干吗？这是“招数”。我这么一说，他要是放我走还则罢了；如果不放，想法逗他说一句错话，和他大吵大闹。他是人民警察，非向我承认错误不算完，这叫败中取胜。

乙：心眼儿全用在这儿啦！结果怎么样？

甲：要不说糟糕哪。敢情他不吃这一套，人家态度还是那么和蔼，这下弄得我倒没词儿啦。

乙：人家说什么来着？

甲：他说：“你越有要紧事，越要注意安全。”

乙：你听人家说的多入情入理呀。

甲：有台阶就下。我推着走了几步，回头看看离岗远了，我又骑上了。

乙：刚说了就犯。别骑了，下来吧！

甲：你瞧是不是，墙倒众人推嘛！我买个纸灯笼，横是行了吧。

乙：纸灯可不好，又不好拿，又容易出危险。

甲：他反正不能说我没灯吧。上车以后，一手扶着把，一手提着灯，这回理直气壮啦。腆着胸脯刚走了不远，有一个蹬三轮儿的冲我喊：“灯！灯！”我拿“卫生眼珠儿”瞪了他一眼。他又冲我嚷：“快下来！快下来！”我心说，怎么着，有灯还让我下来？再说，我也不能听你的呀！他又嚷：“着啦！着啦！”我说：“是着啦，不着还不……”低头一瞧，下来吧。

乙：干吗下来呀，你的灯不是着着哪吗？

甲：着大发啦，连袖子都着啦！

乙：谁让你买纸灯哪！干脆，推着走吧。

甲：推着走？大江大浪都过去了，费了半天劲，临完了还推着走？走大街不行，我不会走胡同吗？

乙：胡同里没灯更危险。

甲：刚一拐弯我又骑上啦，绕了半天，好容易出了胡同口啦，刚一露头，我一瞧坏啦！

乙：怎么啦？

甲：又碰上一位交通警，远远地冲我就来啦。

乙：本来就不该绕胡同，赶紧下来吧。

甲：下来？我想，他在明处，我在暗处，趁他没看见，抹回头来一哈腰，脚底下一使劲，钻进了胡同，你再想找我都找不着啦。

乙：拐弯到家啦。

甲：掉沟里啦！

乙：嗜！

惊险的球赛

(相声)

原著：许多 改编：郎德洋

甲：你喜欢足球吗？

乙：我太喜欢啦，只要有比赛我一场没落过。

甲：前几天有一场精采的足球比赛你看了吗？

乙：前几天，谁对谁呀？

甲：“八一”队对“二八”队。

乙：“八一”对“二八”？我怎么没听说呀？

甲：报纸上没消息，电视台没转播。

乙：为什么呀？

甲：这场比赛内容没公开。

乙：足球比赛还保密哪！

甲：因为场地太小，容纳不了多少观众。

乙：在哪儿踢的？

甲：就在“胡体”。

乙：“胡体”？我听说有“首体”、“工体”、“北体”，还没听说有个“胡体”哪！

甲：就是我们那个胡同体育场。

乙：噢，这么个“胡体”呀！

甲：要不怎么没转播哪。

乙：多新鲜哪，胡同里连车都进不去，怎么转播呀？

甲：我们那条胡同挺宽绰的，经常走车。

乙：走什么车？

甲：什么倒土车、掏粪车全进得去，只要不是对面来车，全进得去。

乙：要是对面来车哪？

甲：那可就堵上啦。

乙：连车都错不过去，这还宽绰哪？

甲：我是说踢球宽绰。踢直趟儿，两脚都到不了头儿，就是别踢斜了。

乙：要是踢斜了呢？

甲：非进人家院里不可。

乙：进院啦！

甲：踢矮着点儿，没事儿。

乙：这么好的国际比赛，怎么跑胡同里踢去啦？

甲：谁说是国际比赛啦。

乙：你刚才说的“八一”队对“二八”队呀！

甲：是呀。

乙：“二八”队是朝鲜人民军的代表队，那不是国际比赛吗？

甲：咳！你弄错啦，我说的“二八”队不是朝鲜人民军的代表队。

乙：那是……

甲：我们胡同二十八号大院的代表队。

乙：噢，大杂院的球队呀！

甲：因为这个队的队员都住二十八号，他们自称是“二八”队。

乙：是呀。照这么说，那个“八一”队也一定不是解放军代表队啦。

甲：多新鲜哪，解放军队能跟大杂院的小孩儿踢球儿吗？

乙：甬问，准是八十一号大院的代表队。

甲：你又弄错了。这个“八一”可不是指八十一号。

乙：那是怎么个“八一”呀？

甲：为了区分两边的队员，他未曾踢球儿，先把衣服扒了。

乙：噢，光膀子队。

甲：光膀子队不好听，有人说，干脆咱就叫“扒衣”队得啦。

乙：这么个“扒衣”队呀！

甲：这两个队还是经常比赛。

乙：纯粹是胡闹。

甲：怎么会胡闹哪？双方都有教练。

乙：还有教练哪？“八一”队的教练是谁？

甲：是我。

乙：你是那光膀子队的教练？

甲：因为这个队里有我弟弟。

乙：你弟弟？

甲：我弟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球星。

乙：球星？

甲：他具备了踢足球的最标准的身体条件。

乙：什么条件？

甲：“罗圈腿”外加“里八字”。

乙：就这条件还好哪！

甲：你不懂，罗圈儿腿里八字儿有好处。

乙：有什么好处？

甲：带球往里拐，射门外脚面，一般人来不了。

乙：不怎么样？

甲：还有一个特点，脑袋上有功夫，外号叫“铁头”，可以和科威特的“金头”比美。

乙：别这吹啦。“二八”队的教练是谁？

甲：是“跟着哄”。

乙：“跟着哄”？

甲：是我们胡同的一个老球迷，一看孩子们玩球，他也得弄两脚儿。

乙：是有点“跟着哄”。

甲：他自动当了“二八”队的教练和场外指导，一有比赛他还当裁判。

乙：还哄得够厉害的。

甲：前几天那场比赛就是他的裁判。

乙：赛得怎么样？

甲：热闹极了，惊险场面不断出现。结果是有受伤的、有摔倒的、有挨揍的、有吓跑的。

乙：这都是怎么搞的？

甲：开球时间不长，“二八”队的主力队员一脚长传。

乙：这个主力队员是谁？

甲：“长脖儿鹿”。

乙：“长脖儿鹿”？

甲：因为他身高、脖子长、小脑袋瓜儿，大伙儿都叫他“长脖儿鹿”。

乙：您听这名儿。